



(上圖爲作者初回國時的照相)

江山萬里行 (三十一)

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

· 吳國柄 ·

著文討論桂林市政

廣西的政治設施操縱在白崇禧和李宗仁的手中。我先認識李宗仁。在漢口建中山公園時，李宗仁幫不少忙。當時他是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，公國尙未完工前，他就離開了武漢。往後再認識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，我承白總司令指派，去到上海公幹回來，到了桂林，他亦撤到桂林。內人帶著子女到桂林後，白總司令的一位姪子白先福（我們在漢口認識的。）與我們關係良好，內人常到他家走動，我們往來很密切。白總司令到桂林後，公務繁忙，我每次去拜訪，他總是因公外出，一直沒見著面。桂林城市，市面

蕭條，人口稀少，公共衛生設備缺乏，茶館也少。想找熟人聊天，卻沒有適當場所。稍微熱鬧的街道都是個短街，桂林日報內容除了本地新聞外，有關國內外重要新聞很少，外國報紙尤其難得一見，因此我們避難在桂林期間對世界大事茫無所知，桂林市著名的名勝七星岩及神仙洞，由於世難年荒遊人稀少，很難碰到熟人。大局逆轉，擁向廣西逃難的人們日益增多，桂林市沒有正當的娛樂，大家苦悶得透不過氣來。

在孤寂苦悶之中，我想了一個尋找朋友談話

，乘機宣揚民主自由，對抗共產邪惡的辦法。同時寫了一篇討論桂林市政建設的文章投寄報社發表。我有位學生名叫劉學仁，他常到我家來拜訪

，他家開木匠舖。我要他設法做條像漢口中山公園湖中划行的小船。劉學仁在離開漢口時，他父親送給他一大箱木匠工具，期望他利用這些工具能獨立謀生，他到桂林比我們早，靠做小工爲生。我對他說出我造船的構想時，他非常願意幫我做，於是我們立即進行購料造船。木船造好後，我特地寫一封信給桂林市政府，大意是提倡水上體育活動，請市政府接收我所贈予的小船。市政府收到我的信後，將這封信函轉交桂林日報公開發表。

桂林日報刊出大標題新聞：「中國市政工程專家吳國柄，以漢口中山公園倫敦式的遊船贈送桂林市政府，提倡水上運動。」

新聞刊出後，市政府派員和我接洽獻船提倡水上運動的細節。鄰居一位軍官開著卡車幫我將船運到大水坑旁。上午十時，市政府代表黃先生前來接收，首先由我說明獻船的動機在提倡水上運動，希望市民提高生活情趣，養成活潑自由的風氣，勤勞建設地方，保衛家鄉，保衛自由。致詞完畢將遊船安置湖中，供遊人划行。二女兒拿著兩隻槳交給市政府代表黃先生。鞭炮放得很響。黃代表說：「謝謝吳先生的獻船和提倡體育活動。」在場觀禮的人數很少，祇有三十多人，可見桂林人口的稀少。

烽火流離欣逢老友

在三十多人中我認出兩位老友，一位是張健，湖北人，和我是留英同學，張健在倫敦和我第一次見面時，看我很年輕，第一句話就說：「政府怎麼派個小孩來留學。」表現很輕視的樣子，這次見了面，他換了口氣對我說：「想不到你回國能發揮所學，真是佩服！佩服！」我應聲答說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」我問他從事何種工作？張說：「回國後，找事不容易。有位朋友介紹來到桂林當英文教師，因此一直待在這裏。」我問他住什麼地方？張說：「我住在鄉下。」張健隨即帶我去他家，一切設備很簡陋，張很感慨地說：「除了教書外，對世界大事一無所知。廣西地方政治安定，生活亦過得去，因此一住就住了十幾年。」

另外遇到的一位老友是章文瑞，曾任南開學校體育教員，後任湖北體育專科學校校長。章文

瑞見到我很高興地說：「我知道你已到桂林，卻不知你住那兒，四處打聽，總找不到你。你利用獻船機會來找尋朋友，真是高明。」我問章文瑞住在那裏，章說：「我住在體育場司令台的底下。」我和他一同到他的地方，我們一路走，一路說，他愁眉苦臉的說：「咱們是坐末次火車來的，由於局勢危急，離開湖北體育專時隔著學生，偷偷地搭上火車，免得使學校學生引起騷動，因此什麼東西都未攜帶，逃難逃得很辛苦，連被窩毯都沒帶，都在宿旅館時，卻因無行李而被拒絕。於是找到這司令台底下安歇，買了二件被蓋捲便住了下來。有一次在火車上見到一位老同事。這人說白崇禧的軍隊已經瓦解了，自從武漢撤退到廣西，軍隊紛紛逃跑自行回家。華中剿總的軍隊駐紮在衡陽到廣西這一帶的人數日益減少，外邊謠言說，桂林人要殺湖北逃難人，因為湖北人來得太多，搶了他們生意地盤，因此怨恨湖北人，你要留神些！」章文瑞又說：「廣西這地方靠不住，教育部已遷到廣州辦公，我們應該設法前往廣州或香港。」

我對章文瑞說：「我的兒子休範，得了美國舊金山 College of Pledge Sound 的獎學金，目前正在辦出國手續。」章文瑞說：「這需經教育部考試才能領取護照到美國，等我到廣州後，我再通知你教育部考試的日期，你們就得馬上到廣州。現在時局緊張，我預備明天坐飛機到廣州。」章走後不幾天，我就接到電報，章文瑞要我們全家趕快到廣州，於是我就決計攜帶全家大小到廣州。章在電報上說：「到廣州後，見新聞報導，

情勢危急，教育部考試將在後天舉行，希望你們全家儘快到廣州來。」

攜兒赴穗應考留學

我決定帶兒子休範到廣州參加考試，就便了解廣州的狀況。飛機起飛的前一天，陪同休範到廣西大學取行李，就便參觀廣西大學，我開車載內人及蔡蜜、休宜同行，休範騎摩托車前行帶路。我們全家一同出發到廣西大學。廣西大學設在大片曠野之中，房屋全是木造的，木牆瓦頂，規模很小，設備簡單，我到廣西大學參觀，最主要的目的，是希望能見到校長陳寶鄂，陳寶鄂是北大留英學生，蔡元培在倫敦決定以英國庚子賠款，買英國舊機器，在國內開設一個陳列館，藉此供國人觀摩學習，但英國人不以為然，他們認為科學怎麼可以一看就會呢？因此沒同意蔡先生的主張。那時陳寶鄂是教育部長蔡元培的秘書，我曾看見蔡部長報告他我的想法：「機械不是一看就會的，必須長期培養科技專材。」蔡部長不曾採納我的意見，英國政府也沒借款給他。

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前夕，我到廣西大學，希望能見見陳校長，卻因他不在學校未曾見到，我們到休範宿舍取行李，宿舍很小，二人一間，學校沒辦伙食，必須自己在走廊燒飯做菜。學生上學的生活，非常困苦，休範取到行李後，我們立即返回桂林林市臨時的家，收拾行李，準備前往廣州。

我和休範到達桂林飛機場時，由於天雨積水，飛機無法起飛，祇得折了回去，飛機預備第

第二天早晨再起飛。

第二天搭上飛機，自桂林到廣州祇需二個鐘頭。下了飛機，立刻帶休範到中山大學內教育部洽詢留學考試的問題，教育部官員答覆說：「這次教育部不管考試，由青年會一位外國人主辦考試。」我帶休範匆匆忙忙地去看這位外國人，不巧這位外國人正外出辦事，有位中國職員對我說：「已逾規定期限，不得參加考試。」我和休範靜坐一旁，等待這位外國主考人回來，看是否有補救方法。等了很久主考人回來後，我告訴他事由，他立即答允休範參加考試，一考就錄取了。錄取後，外國人寫了封信要休範送交教育部，請求發給護照，呈文送到教育部，教育部祇發給考試及格准許留學的證書，要我們到香港辦護照。我在廣州急電桂林要內人迅即遷往廣州。內人回電，要休範回桂林去把汽車和摩托車變賣，然後再一同到廣州。

夜捉共黨旅舍虛驚

在廣州我有位親戚夏書章在中山大學任教授，夏書章是我內人娘家姪女的丈夫，是美國留學生。他們有二個孩子，住在教員宿舍，房子很小，祇有一臥房、一客廳、一小房間及廁所，設備簡陋，自己需要在客廳煮飯做菜吃。我買了行軍牀，晚上放在他們的客廳裏睡覺。廣州扒手很多，治安不好，因此我不住旅館而住在夏家。不幸夏家的鄰居也不太規矩，當我出去時，竟把我的箱子撬開拿東西，幸好我並未存放有值錢的東西在箱內，他們無法得手。住夏家不保險，我與

休範祇好一同找房子，在行李箱被撬開時，我並未告訴夏家夫婦，免得弄得不得愉快。一天晚上，進來很多兵，實施戒嚴，捉拿共產黨，有一位軍人站在我牀前，我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，後來在其中一間宿舍捉走一對年輕夫婦是共產黨徒，這對夫婦有三個小孩，哭聲很大，鄰居在夢中被打醒，大家平常早已知道這對夫婦不是好人，因之全都未曾加以理睬。我與休範找房子始終未找到適當的所在，碰巧有位中大的職員，介紹我們租住東學大道四號的房子，那棟房子從前是一位局長的家，房子設備很好，房東是一位寡婦，她住樓下，將二樓租給我們，租下房子後，休範立刻搭機飛回桂林，接內人和小孩回來，內人担心中我沒人照料，要蔡靈先行到廣州來陪伴我。

蔡靈到廣州後告訴我：「桂林已呈現一片混亂景象，街上有人買槍，有些人逃難到鄉下。家中的挑水夫也辭職了，幸而有小胡在，否則就沒水喝。汽車買了一兩金子，摩托車買了二百塊銀元券。休範他們明天就能到達廣州了。」

內人帶小孩們上午到達廣州，除貴重手飾及衣着外，其餘物件都未帶出來，在廣州，休宏和小胡負責廚房用具，我們決定買炭爐不買煤油爐，以防火災。小胡負責做菜，一家人吃得很高興。內人說：「這次沾先生的福，一路並未受苦。」午飯後，我雇車帶全家遊廣州，留小胡看家。逛街回家後，內人說：「廣州與桂林實在比不上我們漢口的家，希望有機會能再回去。」

交通部報到訪老友

在我任中山大學宿舍時，教育部已全部遷往中大辦公，不久交通部亦遷來中大，交通部的辦公房子很簡陋，部長是端木傑先生。我向端木部長報到，他委我為專門委員，仍照常領薪水。部裏自辦伙食，職員共有八、九人搭伙，沒有桌子，祇能將公文箱暫做桌子用。吃飯時，遇見一位老長官前隴海鐵路督辦張弘先生，張弘先生是我在比國的老朋友，當年他介紹我到比國鋼鐵廠實習，對我特別愛護，張先生這次見到我非常高興，他說：「你將漢口市工務辦得好，在重慶又發明防空洞建築辦法，做了很多事情，和你相比較，我實在慚愧。」我說：「承蒙老長官愛護護勉，愧不敢當。現在我們無路可走，祇能留在這裏工作，應發揮所學才是。」張先生有五十多歲，用餐時，不多說話，祇是悶着吃，似乎有無限的感慨。每天早晨九點上班，下午四點下班，時局一天比一天壞，公文箱都未翻過，因為正預備再遷徙他處。

我到交通部報到後，打聽是否有交通界上的老朋友在廣州。結果打聽到有一位陳廣沅同學，他在唐山交大時，比我高一班，成績第一，是一位優秀傑出的工程師，曾被政府保送到美國留學。回國後服務交通界成績卓著。我特地去拜訪他，由於從前在學校時來往並不密切，我們交談不多時，他事情很忙，無法詳細和他研究退出廣州的計劃，再加上各人都有心事，隨即分手。

我拜訪的第二位朋友是茅以新同學，茅以新和我是交大同班同學，他每次考試都是前三名，因成績優秀被派往美國深造，回國後曾任粵漢鐵

路衡陽造車廠廠長，他住在鐵路招待所，房子是新式的，非常美觀舒適。我拜訪他時，茅對我很親切，他說：「中國的鐵路與美國無法相比，設備太差了。我在美國深造六個月完畢後回國，卻不知局勢變成這樣，竟然聽說北平，因此留在廣州。但我的家眷全在衡陽，聽說白崇禧的軍隊已退出衡陽，我為家眷的安全很擔心。我在廣州待不久，我打算先到香港，再坐船到天津回北平，向共產黨的交通部報到，我學的是工程，並無黨派，我不管政治立場不立場，祇希望能發揮所學，然後再轉回衡陽。你有什么計劃呢？」我說：「你這個想法不對，鳥獸不可以同羣，共產黨是禽獸，你投向他們一定要吃大虧的。我的家眷已全部在廣州了，現在正觀看時局的好壞再做決定，時局好時就回漢口，時局壞時就到香港。」茅說：「到香港後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我說：「我有英國皇家工程師證書，找事大概不成問題。」茅說：「這太好了。」但對於我勸阻他不要對中共存幻想的話，茅以新却不置可否。我和茅以新分手後再拜訪章文瑞先生，這次我們全家搬到廣州，都是章的幫忙，因此我對他的感謝。章對我說：「若不是你利用獻船機會找尋老朋友，我根本就不會遇上你，而勸你帶全家到廣州。現在廣州和桂林之間的飛機都已停航了，你實在幸運。我從武昌到桂林時，祇有一套衣服，現在身上的衣服，是到廣州後才買的。」我問章是否有其他打算？章說：「我愈看情勢愈不對，我打算到美國。但需至香港辦手續，我將儘快到香港。你有什么打算呢？」我說：「我也打算到香港。」

章說：「要走就要快走，免得香港人滿後，就要關閉了。」

交通部突解散員工

在廣州住了半個多月，謠言很多，謠言多來自市場賣菜的小販，街頭人心惶惶，治安當局又無一套辦法來維持治安，因此弄得百姓都六神無主，起居不安。由於我天天到交通部上班，在那裏大家時常討論時局，我們是外來客，而非本地人，所談的內容都是報上公開的消息，實際情況都由菜市場傳播出來，大家愈談愈害怕，祇有聽天由命了。

有一天吃完午飯後，一位在部長室辦事的官員說：「奉行政院命令，廣州交通部取消，人員全部解散，每人多發一個月的薪水，自謀生活。」那時上海、南京、漢口都淪陷了，惟有蔣介石仍然冒險犯難，飛到四川成都，策進安定川康保衛大西南的計劃。大家聽到解散交通部的消息，都不知部長端木先生打算怎樣，大家同事相對無言，皆不知今後何去何從？從前聽的是謠言，現在是大禍臨頭，大家心裏很難過，欲哭無淚。

這時有位秘書對同事們說：「如有有人願意到重慶，請簽名，政府有飛機載送。」有位職員問：「政府是否有交通工具載我們到台灣？」秘書說：「到台灣是不容易的，要有台灣省政府發給的入境證才能前往，交通部不管此事，至於前往台灣的交通工具，必須自行設法。」有人問：「前往香港，手中的遣散費太少，不知是否能多發給一些？」秘書說：「這是無法辦到的，交通部沒有

能力負擔這項支出。」大家聽了，都很頹喪，不知如何是好？

領到了遣散費，回家與內人和蔡蜜商量。決定明天一早坐火車到香港。在香港我們無親無感，又不了解香港的情況，祇希望到火車站能遇到相熟的友人。

車站遇親計議去港

我在廣州火車站轉轉，看看是否能碰到熟人。忽然聽見有人喊我吳炳國！吳炳國。我問他是那位？他說：「我是你們吳家的女婿，姓袁名中義，現在廣九鐵路當稽查。」我喜出望外，急忙和袁中義問好。袁問我到那兒？我說：「我打算到香港。」袁說：「我家就住在附近，你先到我家看看我內人再說。」我和袁中義一同前往他家。我自幼離家，五湖四海，萬里奔走，很少再回到老家，一些叔伯姐妹的親戚都很少來往，感到生疏，大家見了面，談話聊天，非常地高興。袁中義說：「據說毛共兩路進兵廣東，準備取廣州，這幾天火車站上的旅客非常擁擠，大多數是要到香港。」我說：「交通部在廣州已解散了。」袁說：「真不知廣九鐵路是否也要停開？」我說：「沒接到命令就是未到時候，仍須照常服務旅客。我們全家決定明天坐早晨八點多的火車到香港。」袁問：「你在香港有熟人嗎？」我說：「沒有。」袁說：「那你祇能暫時安居旅館。香港與九龍是不一樣的，在香港房子不容易找，最好在九龍找房子，同時火車祇到達九龍，不直達香港。」我說：「請多關照，我希望一路平安達九龍。」

「哀說：「沒問題。」袁中義是稽查，工作時間不受限制，我特地請他到我在廣州的住處，與家人見面。大家見了面很高興。哀說：「明天早晨六點，我雇車來幫你們運行行李。」

我曾在報上看到消息說，很多人不知入境香港的規則，攜帶黃金、首飾入境，違反規定，多數都被沒收了。我和內人同二兒子休宏特地到金店將所有手飾兌換成港幣。換好才回家收拾行李。打算買頭等車票，座位較舒適，全家對我的決定都很高興。

第二天上午，袁中義雇了卡車來搬運行行李載送我們到火車站，買好車票後，火車在八點準時開車。車上秩序良好，行駛了一個多鐘頭到達九龍。入境經海關驗行李，我們並未攜帶違禁物品，很快就放行了。行李上都有號碼，不必先去領取，於是我們全家和袁中義先到飯館吃飯，飯後找旅館。旅館有床鋪的設備，無需急於提取行李，打算明天找到房子後再去火車站提取行李。

第二天清早，買份報，看看是否有房屋出租，在廣告欄看到有棟四層樓房的第三層出租。離我們的住處不遠，我和內人及蔡蜜搭公共汽車前往侯王道二十二號。由於錢財全在內人的身上，我和蔡蜜充當保鏢，三人同行，避免被抓手偷竊。

第三層房子新蓋，是最新式的鋼筋水泥房屋，二房一廳，另有小孩住的上下舖房間、佣人房間、廚房，房間與房間巷道相接，設計很週到。房租每月三千塊，我們立刻付款承租，同旅館準備搬家，蔡蜜留在那裏看房子，我和內人帶小孩

子準備搬家，袁中義幫我們到火車站將行李運至侯王道，房間原本未隔間，暫以箱子、行李充當隔牆，飯後內人、蔡蜜及小胡上街買廚具，我留守看家。在廣州時，房東曾托我把他的傢俱運到香港，因此傢俱是現成的，除了添二張床外，其餘都不必再購買。很快就成立了一個美滿的家。

到了港九重新布置

香港九龍的衣着與大陸的衣着相比真有天淵之別，大陸的衣服都顯得黯淡無光，我們和家人一同到街上購置衣物，衣服很便宜。除了房租貴一點外，其餘的東西都很便宜。大人、小孩換了新衣服並理髮，顯得精神煥發。小胡留著看家，我帶全家到尖沙嘴，再渡海輪到香港，到皇后大道溜街，然後前往上山鐵路搭電車到維多利亞山頂，在山頂上俯視全香港和九龍，盛情享受野餐的樂趣，流連忘返。初到九龍，第一次在香港野餐，大家玩得很高興，小孩在草地上玩耍。我要小孩們隨我在頂上一起看香港、九龍的全貌，除了小兒子和小女兒因年紀小，不了解中國歷史，其餘人都很清楚中國的歷史。我說：「很多年前以前，英國買鴉片煙給中國人吃，兩廣總督林則徐，深知鴉片之害，下令禁煙，將英國運來的鴉片全部焚毀，並禁止民間吸食。」我問大家林的做法對不對？大家都說：「對，英國不該買鴉片給中國。」我接著說：「英帝主義藐視中國，向中國進攻，打敗清軍，中國割香港讓與英國，現在我們站的這地方是中國地，而統治者卻是英國人。英國人很會做生意，將世界的好東西，運到

香港向中國推銷，而中國貨物亦是運至香港向外國銷售，香港才如此地繁榮。英國深感香港面積狹小，再向中國租借「九龍」地。由於國際租地條約不得超過一百年，於是決定租九十九年。現在我們住的地方就是英國向中國租的。由於中共叛亂，禍國殃民，人民紛紛逃向中國租的。由於九龍有人滿之患，九龍向外擴充，九龍避難，因之中國租的新界。我們站的地方祇能看見香港、九龍的全貌，卻無法看到新界。」大兒子問我說：「為何香港繁盛而大陸城市卻落後呢？」我說：「原先中國的文化水準較英國高，但因為英國科學發達而領先中國，所以他們的文化就比我們高。我希望你們好好努力用功，將大陸城市建設得比香港好。」隨後談到澳門，小孩要我講澳門被葡萄牙人佔用的經過。我說：「四百多年前，葡萄牙人到珠江口澳門，擴展其修船業務。由於中國風俗與葡萄牙人不同，葡國深覺不方便，竟然自行占據澳門，由於滿清政府腐敗無能，竟允准葡人的要求，割讓澳門歸葡萄牙人管理，澳門就歸葡國了。英國見葡國擴展修船業務，亦於香港擴展修船業務，因此香港、澳門同時發展。由於英國力量大，組織力強，並且以其殖民地印度種植的鴉片煙銷售中國，而穩固其商業地位。澳門葡萄牙人少，和香港比較遜色多了。」

訂閱中外雜誌及中外文庫
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